

目 录

回顾与前瞻..... 容忍之(1)

纪念陈白沙先生诞生560周年

白沙生平的重要事迹..... 谢公惠(5)

敬怀白沙先生..... 陈崇兴(8)

白沙先生与潮连之关系..... 卢淑父(12)

陈白沙茅龙笔与《慈元庙碑》..... 陈福树(13)

《白沙子全集》补遗..... 欧济霖(18)

爱国华侨黄景南先生..... 谭天保(20)

新会首届留日学生林卓南..... 林崇烈等(23)

陈子褒毕生致力蒙学..... 陈 立(26)

加拿大温哥华市百年市庆“杰出先锋奖状”

记获奖者李和顺女士..... 欧阳可羽(28)

建国前新会葵业厂商的组织..... 城乡联(31)

新会县的民间歌曲..... 黄 蕾(39)

荷塘人民抗日斗争的历程(二)..... 容汉勋等(44)

宋末皇帝赵昀死在哪里? 伦海滨(53)

新会城街名考..... 朝 练

大新路(4) 银花街(56) 五显路(62)

本刊第21辑~30辑总目录

陈白沙《慈元庙碑》(局部)..... (封2)

陈白沙诗稿..... (封3)

回 顾 与 前 瞻

——本刊第30辑出版志庆

容忍之

我县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于1963年1月，仅三辑而“文革”来了，直至1981年9月，第4辑才与读者见面。从此，我县文史工作便以较快的步伐向前迈进。仅仅复刊后几年，即征集到史料470篇，约共150万字，现出版至第30辑，发表了138万字，共400篇。这充分体现中共新会县委和政协领导同志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以及文史工作组与编辑人员的积极努力。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调动各界人士的积极性，收到如此丰硕的成果。这是值得庆贺的。

回顾我县政协文史工作的历程，对于今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征集工作，也是有益的。

一、讲清政策，解除顾虑

“文革”前，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有陈国伦、施见三等几位社会阅历丰富的老先生，他们经常参加政协开办的“社会人士学习班”这十多二十位来自旧社会的知名人士，对于征集史料，本来是很有利的。但从1960——66年上半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仅收得资料还不足100篇，能够发表的那就更少了。究其原因，主

要是我们几个搞实际工作的人，尤其是我自己，思想有顾虑，更谈不上对征稿对象讲清政策，以致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就这样平白地丧失了。有一位同施老师交情很好的老店员，他对新会第一家报社和第一家文化厂的历史，知之甚详。施老先生就鼓励他放胆执笔。谁知资料刊出之后，他那解放初期便参加工作的大儿子，看到这篇资料便对父亲说：你这样写史料，等于美化了资本家，与共产党的观点背道而驰。这位老店员向施老反映，施老解释说：写史料，但求如实反映；什么观点也可以，我担保你没问题。尽管这样解释，听者却从此搁笔了。莫荣坊老先生，年青时喜欢参加社会活动，他是陈日光创办合作社和《协作主义半月刊》的赞助者（有该刊的文字为证）。我们请他写一篇有关合作社和《协作主义半月刊》的资料，他婉辞了。理由是不知当时这些组织的性质，是进步还是反动。后来我们又请他写“拆城筑路”的资料，并告诉他：“拆城筑路”是好事不是坏事，贪污受贿者是当时的“工务局”和“县知事”，群众当时是受害者。把“拆城筑路”整个过程和具体做法写出来，让后人都知道，有什么不好？经过反复动员，解除顾虑，他终于把资料写出来了。事后，他对人反映，为了要写得翔实，他请一些知情者上茶楼，了解各方面情况，定稿之后，还要请人抄写。领到的稿费，还不够买纸张的钱。他表示，但求平安无事，传之后世，化点钱，算得什么呢！可见，老先生对撰写文史资料不是漠不关心，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如何。

二、开辟新领域，发掘新对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政策，调动了广大人

民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而政策的落实，更解除了不少人的多余顾虑，各界人士对写回忆录的热情大大提高了，这些都是有事实为证的。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就可以优哉悠哉，坐观其成了。相反，我们今后的工作更加艰巨，更须深入细致和广征博采，有的重点对象还要几次登门拜访，还要借助一些老朋友的个人友谊，恳切动员。因为我们过去征集到的文史资料在时间上只是辛亥革命前、后到解放战争时期，而且在这个历史时间内，还有许多重点材料还未到手，还要继续和深入地发掘，特别是关于我县华侨史料，至今尚付缺如，更加要想方设法加以突破。过去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看法，认为既有侨联会又有华侨史学会，他们责无旁贷，我们却毋须越俎代庖。其实，史料工作，虽分门别类，各有专攻，但从来没有此疆彼界。我们是文史工作的爱好者，对地方史料发生兴趣而不是有谁把“死任务”强加在我们身上。新会既是著名的侨乡，对于本县华侨史料岂能独付缺如？今天我们不着手做钩沉、发掘的艰巨工作，后人就会比我们更加困难。至于向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开展征集历史、文化、工商……等类的近、现代史料问题，前几年已经有过“抛砖引玉”的设想，准备把已刊出的史料中挑选有关工商、文教、建设……等方面的署名资料若干篇，编印成册，通过个人的友谊，分寄海外并附个人的私信，发动写稿，后因某些方面的拖延，计划中途搁浅。其实，通过私人联系，发动有关人士写专题史料，前些年已经做过，并且引起邻县的重视。看来这项工作是可以大力开展的。其次，日寇入侵，家乡沦陷，天灾人祸之惨，人民痛苦之深，真是历史罕见，然而在千百篇的史料中还未看到有那一篇深刻反映

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实况的材料。我们这一代人不动脑、不动笔，后人就更加茫无所知。请看日本文部省之一再修改战后的语文、历史教科书，想洗刷血腥的侵华罪行。难道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吗？我认为，反映江会或各自家乡沦陷时期的实况，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有意义的。然而有关上述这些史料，当然都可以列入“难题”，但也同样重要，必须加以突破。

此外，历史时期的下限从解放战争延伸到“文革”十年，在这不长不短的26年间，真是天翻地覆，多采多姿，可歌可泣的事情，到处都有，然而敢于秉笔直书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要不要多次登门拜访，大会小会动员？即使有人敢于如实反映，我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开绿灯？所以，摆在我们工作面前的，还有许多难题，还需要不断努力，逐个解决。

前路是绚丽多采的，路面还有凹凸不平，我相信新会的文史工作者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夺取更大的丰收。

· 新会城街名考 ·

大 新 路

胡殊

大新路原是一所墟场地，后因为在十字市的东面，又陆续建有铺户，就命名为“东隅街”。乾隆年间，经过一场火灾，西边那一端铺户化为灰烬。后来，铺户重建了，面貌焕然一新，东面一端仍叫东隅街，西边一端名为“大新街”。

清朝乾隆六年王植修《新会县志》内载有“宜民桥亦曰翼文桥，在东隅街”，另一段又名大新街；至道光二十年林星章修《新会县志》时，内载有“宜民桥在东隅街”，而城址地图却标是大新街，从这看来，“大新街”名字的出现是在乾隆、嘉庆年间的事了。

纪念陈白沙先生诞生五百六十周年

谢公惠

卢湘父
陈崇兴
欧济霖
陈福树

陈献章，[] 我县都会人（后徙白沙乡），是岭南唯一入祀孔庙的人。他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与书法艺术等造诣较深，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今年十月廿一日是他诞生五百六十周年，特选辑有关文章五篇，以作纪念。

· 编者 ·

白沙生平的重要事迹

谢公惠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原籍都会乡人，后迁居江门白沙乡，学者称白沙先生。父名琮，号乐斋，能诗，隐居不仕，年二十七卒。母林氏，二十四岁孀守，白沙以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遗腹生。自幼，警悟过人，读书一览成诵。仪容俊伟，目光如曙星。二十岁，应英宗正统十二年乡试中式。明年，会试礼部，中副榜，告入国子监读书。代宗景泰二年和宪宗成化五年，先后上过北京礼部会试，都落选。其间于成化二年，曾在吏部文选清吏司当过短期的历事。

白沙二十七岁时，从游临川吴与弼（康斋）先生，讲习伊洛之学。受业归来，以造诣未深，闭户读书，穷尽古今典籍，旁及野史，常常整夜不睡。困倦时，用水沃足，藉以振奋精神。过了几年，他觉得这样读书，是不行的。尝叹道：读书要融会贯通，善于消化运用，才是自己的心得。如果只是死读书，读死书，也不过书还书，人还人，那是没有用处的。因此，他筑“春阳台”，每日在那里瞑目静坐。几年来，足迹不曾到过城里。过了一些时间，他又觉悟到这样有意求静，便不是静了。这时，他认为只要在伦常日用的现实生活里，随时随地体会自然之理，才是进德的实际工夫。于是，他在生活实践中，应动应静，随机施功，这才渐有所得。是时，四方学者从游的日多。

未几，因与门人习射于野外，一时流言四起，诋他有异动嫌疑。时学士钱溥，谪知顺德县，他一向是敬重白沙的，劝白沙外出暂避，乃于成化二年复游太学。太学国子祭酒邢让，试“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得白沙卷，惊为龟山不如，扬言于朝，说是“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一时名士如罗伦、章灿、庄昶辈，都乐与交游，给事中贺钦，辞掉了官，向白沙执弟子礼，白沙当时名气之大可知。当白沙寓居京师神乐观时，士大夫们前来请益的，没有虚日。有北方士子数人，约共往折难白沙。见面时，却不能发一言，便退走了。他们说：“果然是一位不容狎侮的异人啊！”白沙的见重于儒林又如此。从此国人始知广东江门有陈白沙其人，而江门之名，也随着陈白沙之名而著闻全国。

白沙南归后，潜心道学，不打算再出了。四方慕名来学的，越来越多。他筑“小庐阜书舍”来接待学者，日与门人

宾友讲学不倦。虽中官、缙流、番夷、农商业者来访谒，他都倾意款洽，有知而无不告，没有道貌岸然，以德隆望尊自居的宿儒气派。刚到任的新会县令丁积，也要求做他的弟子，常来执经请业，以得一位好老师引为至幸。

宪宗成化十九年，白沙五十六岁。以布政使彭韶、巡抚朱瑛的先后保荐，屡辞不获，只得抱着无可奈何心情，应诏到京。二三阁臣故意刁难他，强令就试吏部。白沙辞疾不赴试，疏乞终养七十九岁的老母。疏中最恳切的话是：

“臣母以贫贱早寡，俯仰无聊，殷忧成疾，老而弥剧。母子远离，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来暮而气已衰，心欲为而力不逮。内无攻心之疾，则外不见从事之难；上有至仁之君，则下必多曲全之士。愿乞放归田里，就医终养。”

疏上，宪宗给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虚衔，放归田里。白沙回到家乡，绝意仕途，以后岁有荐辟，都援诏不行。是时四方来学的不下数千人。其中如辽东贺钦、嘉鱼李承箕、南海张诩、增城湛若水、顺德李孔修、梁储、东莞林光等，都是知名之士。白沙日惟与门人弟子谈道讲学，赋诗清游，极赏奇析疑，沂穷风浴之乐。直至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才完结了七十三岁的天年。

白沙生平不事著作，门人集其平日讲学语录、诗文杂稿和师友往来书牍，辑为《白沙子全集》。他性喜吟咏，进退语默之机，都抒发在他那别具自然风格的诗歌里。晚年颇用力于书法，深得颜鲁公、苏东坡的神采。也能作古人数家字，略施篆神，各有丰韵。村居不易常得笔，束茅代用，创造了自成一家的茅笔字，极挺秀超拔之致。人们得其片纸只

字，都珍藏作家宝。白沙的墨宝真迹，人们保存至今的还不
少。

白沙的道学，是属于儒家哲学体系的。上溯洙泗之源，
而集程朱的大成。他的道学内容，是以自然为宗，以静虚为
基，以怀疑为进德之门，以无欲为养心之要，以勿忘勿助为
本然，以何思何虑为极则。时人称他的学说为“江门学派”，
亦称“岭南学派”。湛若水是白沙的得意门生。若水对白
沙学说，推崇备至。他又历官礼、吏、兵三部尚书，所到之
处，兴建白沙书院。江门学派的光大，若水之力为多。

黄梨洲的“明儒学案”里说：“有明儒者，虽多不失矩
矱，而作圣之功，则至陈白沙而始明。”这是黄氏给江门学
派的评价。湛若水的门人高简说：“自白沙先生倡学岭南，
数十年来士风为之一变。”《明史·儒林传》也称：“陈子德
器真醇和粹，晬面盎背，市井妇孺见之，莫不起敬。常称为
‘陈道学’云。”可见白沙的道学，对当时的社会是有一定的
影响。

敬 怀 白 沙 先 生

陈崇兴

十月廿一日为白沙先生生朝，旅港新会商会诸公，敬仰
先贤，扩大纪念，崇兴忝属同里，爰恭述白沙故里与先生表
扬民族大节，忠孝友谊之嘉言懿行，以励来学。

（一）白沙故里 “岭南理学无双士，封内山川第一
城。”此为新会城正南门之楹联，所以尊崇白沙先生及纪邑

城之大，为南粤之冠。白沙距江门八里，距邑城约十五里，从江门汽车行三四分钟到达乡外之白沙公园。明弘治九年间，广东监察御史熊成章欲为先生建道德坊，以风多士，先生力辞，乃改建“嘉会楼”于江浒，以为四方宾客叙会之所。其故址，即今之公园也。民国八年陈德春发起重建，陈子褒先生为之撰碑文，陈泰初先生敬书。园中有湛若水先生八十四岁时所书白沙先生墓改葬碑铭，竖立亭中，书作行草，笔法遒劲。由园旁阡陌入乡，有“白沙先生故里”碑，竖于里门之外，为其门人湛若水书。有“楚云台”联云：“有月严光颢，无金郭隗台。”为白沙先生撰书，台为其门人湖北李承箕所建，所以望母也。入村闸门，有榜曰：“仁贤肇迹”，乾隆时邑令卞应聘题。村中有白沙子专祠，祠前有牌坊，上刻“圣旨”二字，左右石柱各六条，共十二柱，白沙小学即设于祠内，盖古圣贤专祠遗制也。入祠则匾额重叠，如“圣代真儒”、“濂洛正宗”，为乾隆辛亥年盛复初所书。“岭南一人”匾，为嘉庆丁巳年李昌霖所书。再进为“贞节堂”，堂中悬“贞节堂”匾、“世赖堂”匾，为白沙先生宗师吴康斋（与弼）所书。又再进为“崇正堂”，悬“母节子贤”横额，中供白沙先生塑像。后座供白沙先生之父肇圣乐芸公、母林氏夫人牌位。有联云：“学衍江门，主静一生周茂叔；人眠碧玉，吟诗千首邵尧夫。”堂后即碧玉楼，楼四楹二层，堂侧有木梯可上，楼前有栏，凭栏外望，可见波光山色，江帆明灭。楼正中悬有两木横额，一曰：“人在蓬莱第一峰”，为乾隆庚戌年滇南许敦元草书。笔势飞舞奇险，悬于此楼而无愧。一曰：“开眼望天”，为咸丰十年，古滇段永源书，并有跋语：“白沙先生诗句云：‘闲弄孤舟移白

日，明开闭眼望青天。”书此以想当年高风。”此匾字体效鲁公，雄浑遒劲，跋语作草书，尤奇伟俊快，佳作也。白沙乡风物闲美，古冈邹鲁，教化淳良，游人谒祠，怀想先生当年弄笛放舟之趣，鸢飞鱼跃之机，弄月光风之雅，亦觉得有自然之乐也。

(二) 白沙先生世居外海乡 白沙先生世居外海乡亦泥岭，至今尚有其曾祖东源公墓，莹碑为翰林院检讨陈献章书。白沙子诗云：“祖泽源流远，由来播广东；吾庐居外海，派衍自南雄。”又诗云：“我家久住龙溪上（龙溪为外海乡别称），说着龙溪便有情。荔子不将梨斗美，沙螺休与蟹争衡。江村妇女蕉衫窄，街巷儿郎木屐轻；漫兴诗多谁和我，樽前忙煞马先生（指潮莲马墨斋）。”外海乡上街里沙仁巷，有先生曾祖东源公、祖渭川公故居，可为明证。外海乡士人从游白沙子者有陈定息等。筠轩祖祠额为白沙子所书。又附近南山乡有“洗心池”三字，秋严伍公祠额，伍庵先生墓碑，均为白沙子书。

(三) 白沙先生表扬民族大节之嘉言懿行 白沙先生之挚友伍云（字光宇）学行最高，尝偕白沙子至南山乡石室讲学读书，石室前有“光风艇津”四字，为白沙子与伍云驾艇弄笛鼓琴，往来南山、江门间湾泊之处，所谓弄月光风之雅，即指此。伍光宇早逝，白沙子《清明前三日怀亡友伍光宇无子诗》云：“先生英骨葬蓬菜，幽思凭高不易裁。荒岁无穷春亦老，清明将近雨还来。皇天自失包胥定，泉壤谁与伯道哀。寻乐斋前数株树，月明空有鹤飞回。”其推崇伍光宇及怀亡友感情之深，于此可见。白沙子为其门人潮莲区越作《慈母石歌》：“慈孝相感激，天机谢人力，谁来石下歌，

见母不见石。”又书《马氏均田文》、《大头虾说》、《与马玄真书》等，五百年来纸墨尚鲜，均存潮莲潘氏马氏家。白沙祠后有碧玉楼，相传楼藏有明宪宗聘其出仕之聘玉。忆民国三十七年岁次戊子十一月十五日重修江门钓台落成大典，余幸得躬逢其盛，参睹碧玉，盖为圭形，作碧绿色。考成化六年先生四十三岁，已有碧玉楼午睡之记，而其由彭韶之荐，入京应聘，在成化十八年已五十岁矣，则碧玉非聘玉无疑。又先生和伍光宇有“碧玉久亡今复见”之句，疑此玉或先人遗物，失而复得者也。当其复游太学，祭酒邢让试“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篇，惊曰，龟山不如也。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给事中贺钦听其议论，即日抗疏解官，执弟子礼事先生。先生既归，四方来学者日众，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交荐，召之京师，令就试吏部，屡辞疾不赴，疏乞终养云：“臣遗腹之子也……臣母今年八十，不可远离，加以臣近患虚弱，不胜任职。夫内无攻心之疾，外不见从事之难，上有知明之君，下必多曲全之士，愿乞终养，再图报称……”明宪宗批示：“陈献章赐翰林院检讨去，亲疾终愈，仍来供职，钦此。”其忠君、孝母、志洁、行廉，可以想见。至宪宗崩哭临诗云：“三旬白布裹乌纱，十载君恩许卧家。溪上不曾携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又其山居苦无笔为书，乃束茅为书，号曰“茅龙”，其书法遒劲峻峭，有清高奇气，海内士大夫得其片纸只字，珍逾拱璧，其诗云：“茅君肯用事，入手称神功。”又曰：“茅龙飞入右军窝。”韶州“风采楼”、“肇庆城隍庙记”、“南海神庙碑”、“崖山慈元庙碑”、奇石一字碑，最为脍炙人口。奇石在新会崖山之北，有“张弘范灭宋于此”纪功

碑，先生冠一“宋”字于碑首，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其表扬民族大节，千载犹凛凛有正气也。其碑阴赵瑶诗云：“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盖本先生之意而斥投降异族之二臣也。先生平时以孝友教人耕读为志，其诗云：“二五八日江门墟，又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其学以自然为主：“从静中养出端倪，方有个商量处。”筑春阳台静坐三年，乃悟真理，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严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谿姜麟，至以为活孟子，崇王学者以知行合一相标榜，赞为近禅，其实明心见性，与修心养性，初无二致，不能以此相诋，亦门户之见，究无伤于先生之真儒令誉也。故明儒学案江门学派与姚江学派，先后晖映，陈王两先生均从祀孔庙宜矣！

（原载香港白沙学会纪念特刊）

白沙先生与潮莲之关系

卢湘父

吾乡潮莲与江门对岸，相隔仅衣带水，一苇可航，而吾乡之从白沙游者凡七人，其与白沙为友者又不知凡几，故先生扁舟往还，时相过从不断。《白沙集》中与潮莲人士相酬习唱者，凡数十首，故当时情景可于歌咏中得之也。

《慈母石歌》 潮莲之从学白沙者凡七人，曰区越、曰潘松森、曰李翰、曰宋容重、曰卢应、曰马贞、曰马国馨。此七人之中，以区越为最著。越以进士仕至江西左参政，有政声，崇祀乡贤，《明史》有传。其事母以孝闻，母亦慈爱有加。少时从学白沙，其母每于海边石上，坐待其归，时人谓之“慈母石”，

白沙先生乃为《慈母石歌》以赠之。先生自言为遗腹子，而幼时多病，至九岁犹以乳代哺，故述其鞠养之劬劳，因人之母而感念其母，故其歌词俳侧，一字一泪，皆从肺腑中流出，虽蓼莪之诗、陈情之表，其感人之深，当不是过，可以作劝孝歌读也。后人就慈母石筑亭，即以此歌勒石于亭内。而区越之诗集，其裔孙重印时，述其师弟之事尤详，是则白沙之遗泽孔长矣。

湖莲赏月 先生之来往潮莲，几如驾轻车而就熟道，其于潮莲人士视弟子如家人，亲友好如兄弟，浑然脱略形迹。尝于柳渡月下承苕溪翁邀赏中秋月于潮莲，有诗纪之。其诗曰：“年颜欲比苕溪老，酒盏同斟夜月圆，来共主人秋半醉，更回杨柳渡头船。”夫赏月小事，何处不可，乃先生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望之若神仙中人焉。先生教人，每令看与点一章，谓今人溺于利禄，必知此意，乃有进步，今观先生行止，其殆有得于与点之意乎。又尝有《次韵柳渡头答乡友诗》中有句云：“忽遇酒船邀半路，三杯不记主人谁。”读此二语，可知先生于潮莲乡友之多，而乡友之欢迎先生，其热情又为何如也。夫老师宿儒往往崖岸自高，不轻假人以辞色，故只能令人敬，而不能令人爱，先生和平乐易，吾乡之于先生既敬且爱，故先生之教泽，入于吾乡者深矣。

（摘自香港白沙学会纪念特刊）

陈白沙茅龙笔与《慈元庙碑》

陈福树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新会人，居白

沙里，世称白沙先生，为明代著名理学家和书法家。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一是敢于突破时下日趋甜熟的书风；二是对传统的书写工具进行革新，创制出“茅龙笔”。陈白沙以其特有的“茅龙笔书”崛起于岭南，蜚声全国，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今值纪念陈白沙先生诞生五百六十周年之际，辑录一些与茅龙笔及其所书《慈元庙碑》有关的资料，续为小文以记之。

关于茅龙笔

关于茅龙笔的创制，有这样一个传说：白沙先生南归后退隐于圭峰山，筑茅舍就居讲学。一天，一位客人慕名而来请他写字，当时他身边没有大毛笔，于是急中生智，就地取材，束茅代笔，蘸墨挥洒，竟有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客人满意而去。自此，在进一步实践的基础上，白沙先生不断对茅笔的制作加以改进，使之更能得心应手。及至“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明张翊《白沙先生行状》语）。他自以“茅龙飞出右军窝”喻之，“白沙茅龙笔”就这样传开了。

据记载：“有伍君尚其人，其先祖伍光宇从游白沙得茅龙制法，递相传授。康熙年间，设捷元斋笔庄于新会县城大新街口。迄今历二百余年，笔名‘先贤白沙茅龙’，畅销远近。”茅龙笔的制作就这样流传了下来，至今仍为各地一些书画家所喜用。

据《广东通志》记载：陈白沙“挥翰能作古人数家字”。又有传说他书法初学欧阳询、褚遂良，后习怀素草书，力追二王。但他学古而不泥古，到了晚年，能博采众家之长，开

创自己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是陈白沙取得成就的主客观因素。

白沙先生曾自论书法云：“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予之所以妙乎动也；得志不惊，厄而不忧，予之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予所以游于艺也。”这也就是他在书法实践中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茅龙笔的特点是锋长而挺拔、粗悍，因此挥洒时所产生的苍劲峭拔、古朴雄奇的艺术效果，是一般狼毫、羊毫所不能代替的。麦华三先生（现代书法家，已故）说：“白沙以茅龙之笔，写苍劲之字，以生涩医甜熟，以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岭表书风为之复振。”可见，陈白沙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茅龙笔分不开的。

关于《慈元庙碑》

陈白沙存世的茅龙笔书墨迹和碑刻均有不少，其中以《慈元庙碑》书刻俱精，堪称代表作。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白沙于“诸石刻皆亲视工为之。故慈元庙、浴日亭诸碑，粤人以为宝。”可见《慈元庙碑》向来为世所推崇。

《慈元庙碑》今树立于新会崖山慈元庙故址。崖山慈元庙故址为七百多年前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建立行都的地方。

宋亡后两百年，明成化12年（公元1476年）和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由陈白沙倡议先后兴建大忠祠和慈元庙于当年宋少帝行都故址之上。建大忠祠为表彰南宋力抗元兵，

坚贞不屈的“三忠”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慈元庙为纪念以身殉国的宋少帝及杨太后。《慈元庙碑》亦为此而立，由陈白沙亲自撰文并以茅龙笔书写。

虽由慈元庙等建筑物于1943年为日寇所毁，仅存废墟。幸《慈元庙碑》等碑石免遭劫难，才得以重新树立。

《慈元庙碑》书于“弘治己未夏”（即公元1499年），这是陈白沙去世的前一年。这时他已年逾七旬，书法家到了这个年纪正是“人书俱老”的时候。尽管他当时得病小愈“尚未堪笔砚”，然而“力疾书之”，于是神往气随，心与笔应，一气呵成。给后世留下了这件茅龙笔书的巨作。

《慈元庙碑》高1.8米，宽1.05米。额书四字为行楷，字径9厘米；正文六百多字，跋文一百多字，行草兼之，字径3至5厘米。远看之，字体纵横错落，布局浑然一体，有若罗汉列阵，气势雄伟，近观之，用笔矫健奔放，结字险劲峻峭，个个如持戟将士，气宇轩昂。近代书法评论家以称其峭劲处似欧阳询，其轩昂处似李邕，其豪放处似怀素。”

“许陈白沙晚年的书风，在此碑中尤能体现（图见封②）。

附录：《慈元庙碑》碑文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责者，君臣是也。予少读《宋史》，惜宋之君臣，当其盛时，无精一学问以诚其身，无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时措莫知，虽有程明道兄弟不见用于时。迹其所为，高不过汉唐之间。仰视三代以前，师傅一尊而王业盛，畎亩既出而世道享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后，惜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臣，